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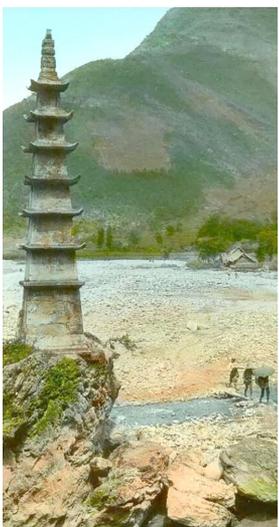
谯纵 被刀剑架上宝座的蜀王(上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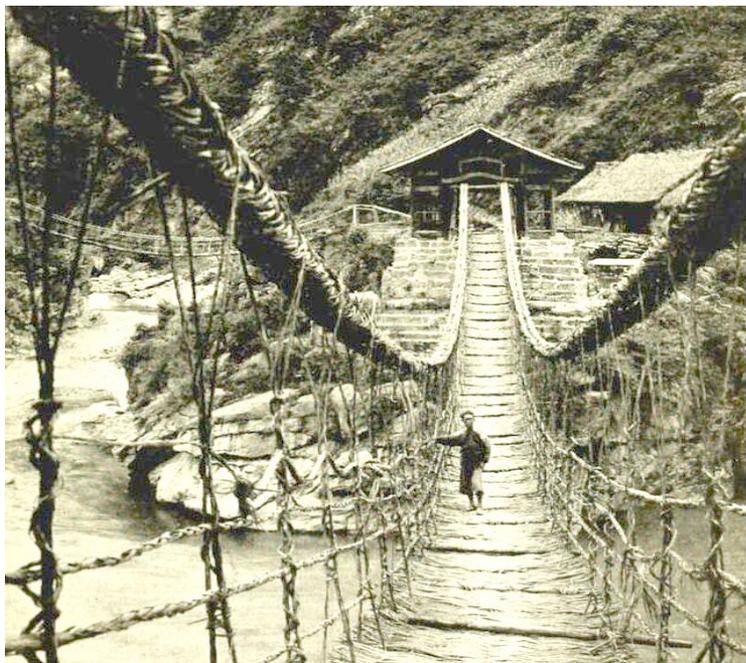
□奉友湘 李后强

“

谯纵这个蜀王有点怪异。前面故事里讲的那些蜀王，基本上都是千方百计想称王称霸，哪怕当一天皇帝，也死而无怨。而这个谯纵，却是人家把刀架在他脖子上，逼着他造反称王的。后世有逼上梁山，原来前世早就有逼上宝座呢。不过，这宝座真是不大好坐，说是如坐针毡也不为过。谯纵后来当了成都王，又投靠后秦被封为蜀王，但成天打来打去，也没过上几天安生日子。最终兵败如山倒，羞愧之下，用一根绳索，将自己了结在一棵大树之下。唉，看来身逢乱世，无论百姓还是官僚，都难以善终啊！



绵阳安州区的古塔。



北川漩坪索桥。

一 怀着济世安民的抱负

说起这谯纵，家世来源可是足够显赫。周文王之子姬奭，称为召公，曾辅佐周武王打天下，立下大功。召公的儿子姬盛后来被封到古巴蜀的谯地，就在今天的四川南部县境内。他的后代便以谯为姓。谯纵的祖父谯献之，曾任成汉王朝司空，在蜀地颇有名望，成汉亡后又作为人才被征召入仕东晋。

谯纵生于何时没有明确记载，但他应该是成长于东晋后期。这个时候，前秦、东晋、后秦几方都想占据蜀、巴。你打过去，我打过来；你占几年，我领几载。这蜀、巴地区是一会儿姓秦，一会儿姓晋，弄得百姓如在水火。谯纵从小目睹了天下混乱，各方混战，百姓混过的惨象，立志要做一番事业，救民于水火之中。

聪明好学，是人们对他谯纵的印象。他很有智谋，总是小心做人，谨慎做事。他虽然为人低调，但也不乏豪气，见到有人遭难，往往解囊相助。因此，谯纵在朋友圈里很有号召力。

后来，谯纵怀着济世安民的抱负当了兵。当然，他投的是东晋的军，因为当时还是东晋政权统治蜀、巴之地。由于谯纵武艺高强，打仗又颇有谋略，不断地建功升职，一直做到平西府参军的位置。参军是一个地方军政主官的军事参谋官员，相当于现代的参谋长，在军内地位很高，权责很重。而谯纵的长官，就是当时的益州刺史、平西将军毛璩。

二 谯纵接令准备东下

毛璩字叔琏，是荥阳阳武（今河南原阳县）人。他是资格的将门之后：祖父毛宝曾任征虏将军、豫州刺史；父亲毛穆之曾任右将军、益州刺史。毛璩从小在军营长大，刚成年时，就担任右将军桓豁的参军。服父丧期满后，担任卫将军谢安的参军，后授任尚书郎。后来，又任谢安之子谢琰的征虏将军府司马。

淝水之战时，前秦军队大败散逃，毛璩与田次之乘胜一同追击前秦君主苻坚，一直追到中阳县。虽然没有追上，但回来便升任宁朔将军、淮南太守。不久补任镇北将军、谯王司马恬的司马。由于不断立功，毛璩后来代替郭铨，担任建威将军、益州刺史。晋安帝初年，又升任征虏将军。

东晋元兴二年（403年），荆州刺史桓玄篡晋。次年二月，桓玄派使者入蜀，加任毛璩散骑常侍、左将军。毛璩不但接受任命，而且还扣留了桓玄的使者。因为他认为桓玄是东晋的叛逆民贼。毛璩义愤填膺地向远近各州郡传布檄文，列举桓玄的罪状，派巴东太守柳约之、建平太守罗述、征虏司马甄季之击败桓希等人，接着率军屯驻白帝（今重庆市奉节县境内）。桓玄之乱平定后，复位的晋安帝下诏升任毛璩为征西将军，加任散骑常侍，都督益、梁、秦、凉、宁五州军事，代理宜都、宁蜀太守。这时的毛璩，统治着西部和西南广阔的国土，可谓位高权重，显赫一时。

然而，人们往往乐极生悲。毛璩也没逃脱这个规律。元兴三年（404年）六月，毛璩攻占汉中，斩杀了桓玄手下的梁州刺史桓希。并乘胜挥师顺流东下，准备攻击占据汉陵的桓振。他另遣两路大军配合进攻：一路由其弟弟毛瑾、毛璩顺外江而下；一路由参军谯纵率领巴西、梓潼二郡军下涪水，约定与毛璩大军在巴郡会合。

令毛璩到死都想不明白的是，他下达的东进命令竟然成了自己的索命符咒。谯纵接到进军令，便整顿兵马，准备顺涪水东下。但他手下的侯晖却老大不乐意。身为蜀巴之人，凭啥子要去下江卖命？不光是他，手下的大部分兵士都是土著蜀巴人，他们也不想去江南打仗。侯晖于是与巴西人阳味密谋，打算起事反叛。



绵阳三台古驿道旁的庙宇及茶馆。

三 半途被逼为盟主

到了五城（今四川中江县）水口，侯晖和阳味带兵闯到谯纵船上，逼迫谯纵为盟主，带领他们反晋自立。谯纵是个本分人，只想靠自己的奋斗升职当官，做点利民的事，哪里想过造反起家？他见二人相逼，不由心中大骇。他知道，如果造反不成，必定死无葬身之地，与其遗臭万年，还不如自行了断。于是，谯纵乘二人不留神，咚的一声，纵身跳入江中。侯晖等人连忙跟着跳下江去，把谯纵从水里捞了起来。见湿淋淋的谯纵并无大碍，侯晖、阳味等人又齐刷刷跪下，请求他务必同意领头造反。侯晖对谯纵说：“不反，我们可能在江南战死；反，可能被毛璩兄弟杀死。既然反不反都是死，还不如反他一家伙，也许还有一丝活的希望。”谯纵心想，这侯晖的话也有一定道理，但嘴上仍是坚拒。侯、阳二人也不再啰嗦，嗖地拔出雪亮的宝剑，直指谯纵咽喉，逼着他坐上车驾，命众兵士跪下，山呼“盟主万岁”。谯纵被逼无奈，只好勉为其难。于是谯纵与众人约法三章：一不准残害百姓；二要听从指挥；三不得滥杀无辜。大家一齐允诺。

义熙元年（405年）二月，谯纵命侯晖领军，突然袭击涪城。镇守涪城的是毛璩的弟弟西夷校尉毛瑾。他哪里想到谯纵和部下会反叛呢，仓猝之下，毛瑾迎战不利，被乱军杀死，涪城陷落。谯纵在众人拥戴下，自称梁、秦二州刺史。

当时毛璩正在略城，距成都有四百里之遥。他听说军中发生叛乱，星夜飞马赶回成都，急令参军王琮率三千兵马征讨谯纵。毛璩又派弟弟毛璩率兵四千后续接应。谯纵派弟弟谯明子及侯晖在广汉抵御王琮，并吩咐他们如此这般依计而行。

王琮率军气势汹汹地向广汉攻击，谯军侯晖正好迎着接战。战不多时，侯晖抵敌不住，连忙溃退。王琮乘胜追击，哪里肯舍，一直追到绵竹。谁知突然一声炮响，两面伏兵齐出，为首闪出一员猛将，正是谯纵兄弟谯明子。此时的王琮军，本已追得疲惫；而谯家军却以逸待劳，生龙活虎一般。谯军如砍瓜切菜，将王琮兵士杀得血流成河，死者十之八九。谯军乘势追击，包围成都。

谯纵对侯晖道：“强攻不如巧攻。若能里应外合，成都可得。我有一故人，姓李名腾，现任益州营户，你可派人混进城去，重金利诱，许他事成之后封侯拜将。此事谐矣！”侯晖依计而行。几天后，李腾果然大开城门，谯纵大军一拥而入，突袭斩杀了毛璩和他的弟弟毛璩，并屠灭了他们全家。

谯纵占领成都，在侯晖等拥立下称成都王，号称西蜀，史称谯蜀政权。谯纵任命堂弟谯洪为益州刺史，镇守成都；封弟弟谯明子为镇东将军、巴州刺史，率军五千屯驻白帝城。

四 向后秦遣使称臣

益州反叛，东晋朝廷当然不能容忍，于是任命司马荣期为新任益州刺史，令其率兵讨蜀。要当官么，自己带兵把地盘夺回来。晋廷这一招还是很绝的。义熙二年（406年）正月，司马荣期大军攻破白帝城，谯纵弟谯明子仓皇逃走。

司马荣期虽然击败谯明子，但杀敌三千，自损八百，所领兵力也有很大伤亡，于是请求暂缓对谯蜀的攻击。当时已经把持东晋朝政的刘裕又派将军毛修之入蜀配合司马荣期。两军会合后，依然由司马荣期为先驱，毛修之作后应，向成都攻击前进。司马荣期名字是个好名字，但也许他命里就是没有坐镇成都那个“荣期”。当司马荣期军抵巴州，突然被参军杨承祖所杀。参军，又是参军造反！杨承祖自称巴州刺史，割据一方。等到毛修之兵抵宕渠，才得知司马荣期遇刺消息。他见孤掌难鸣，只好退兵白帝城。这时，原益州督护冯迁已升任汉嘉太守，主动发兵来相助毛修之。两人合兵一处，很快将叛

军消灭，斩杀杨承祖。二人正拟乘胜攻蜀，没想到东晋朝廷新任命的益州刺史鲍陋为，突然“空降”，驰到前线。刚种下桃树，摘桃子的人就来了，毛修之的心里十分不爽。鲍陋为与毛修之的会面协商自然不欢而散。毛修之据实向朝廷奏闻。刘裕于是举荐刘敬宣为襄城太守，令他率兵五千讨蜀，同时命荆州刺史刘道规为征蜀都督，协调指挥各路人马。

谯纵闻报晋军大至，心中恐惧。细思之余，觉得还是只有投靠后秦才有能力抗击东晋。义熙三年（407年）九月，谯纵向后秦遣使称臣。后秦主姚兴大喜，立马遣部将姚赏率兵二万驰援谯纵。姚赏会同谯纵将领谯道福，据险死守。刘敬宣率部从垫江（今重庆合川）溯涪江而上，进至遂宁郡（治所在今四川遂宁市蓬溪县境内）黄虎岭，此地山路险绝。秦、蜀联军坚壁守御，刘敬宣屡攻不下，双方相持六十余日。刘敬宣军粮食已尽，饥疲交并，只好引军退还，兵士死亡过半。刘敬宣遭撤职查办，刘道规也降号为建威将军。



绵阳旧时八孔桥。